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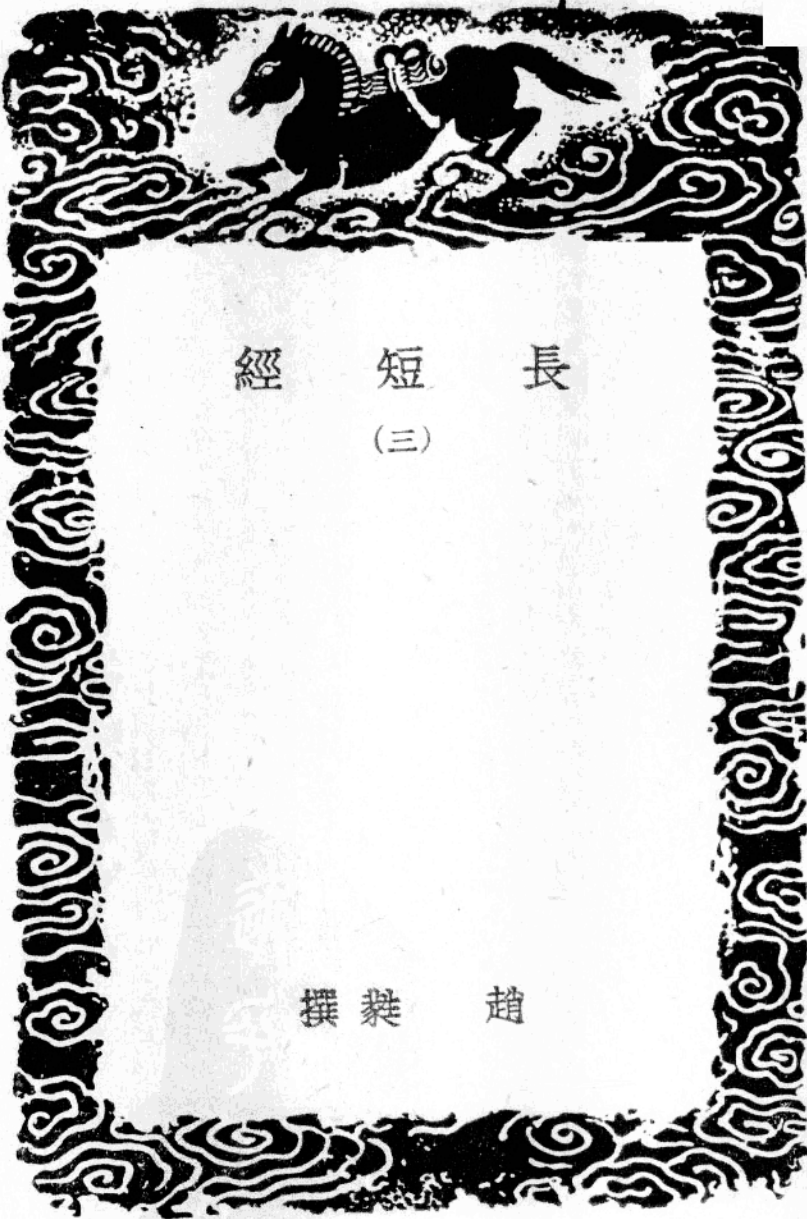
長

短

經

三





長 短 經

(三)

趙 蕤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經 短 長
冊 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趙

蕤

發 行 人

王

長沙南正街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長沙南正街

務

印書館

發 行 所

商

各

務

埠

印

書

館

長短經卷第七 權議

懼誠 時宜

懼誠第二十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尸子曰。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人也。

議曰。昔堯稱吾以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吾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遂禪於舜。今周公不以天下爲務而自取其讓名。非爲聖達節者也。故孔子非之。

董生曰。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古語曰。窮鼠噬狸。匹夫奔萬乘。故黃石公曰。君不可

以無德。無德則臣叛。孫卿曰。能除患則爲福。不能則爲賊。

孫卿子曰。昔者天子初卽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不能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

成。先慮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因。因則禍不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慶者在堂。用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授天子三策。此誠之至也。

何以明之。昔文王在酆。

召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尙助余憂人。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脩身。下賢惠人。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災。不可以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與民同利。同利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渠壟而守。利人者天下啓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

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濟，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者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議曰：沛公之起也，虎嘯豐谷，飲

馬秦川財寶無所收，婦女無所取，降城則以俟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而已，無私焉。所私者私於天下也。故老子曰：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是知無取人是乃大取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國者國利之，取天下

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鷲鳥將擊，卑身翕翼，猛獸將搏，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唯文唯德，誰爲之式。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被殷商，衆口相惑。吾觀其野，草茅勝

穀。吾觀其羣，衆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而上不覺。此亡國之則也。文王曰：善。賈子曰：殷湯放桀，武王殺紂，此

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也。太公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利，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也。楚恭王薨，

子靈王卽位。羣公子因羣喪職之族，殺靈王而立子干。立未定，弟弃疾又殺子干而自立。弃疾，平王也。五人皆恭王子也。初

子干之入也，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

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也。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爲應也。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敗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

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覺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覺也。為羈終世。可謂無人。終身羈客在晉。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

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也。楚君子干涉五難以殺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

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弃疾并領陳事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人信之。芊姓有亂。必

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也。有民二也。人信之也。命德三也。無苛慝也。寵貴四也。貴妃子也。居常五也。弃疾季也。有五利以去

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父既沒矣。

民無懷焉。非令德也。國無與焉。無內主也。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也。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

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也。從善如流。下

善。齊肅。齊殿肅敬。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求善不厭。以是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

寵於獻公。好學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者也。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

魏犇賈他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饗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謂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

守志彌篤。惠懷弃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之。此二君者。異於子

干。恭有寵子。國有奧主。謂弃疾也。子干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逆。何以冀國。子干果不終。

卒立弃疾。如叔向言。初楚恭王無冢嫡。有龍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幼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

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紉。平王即弃疾也。魯昭公薨於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

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也。地有五行。謂有五也。體有左右。謂有兩也。

各有妃耦。謂陪貳也。王有公。諸侯有卿。皆其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

縱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

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上故曰雷乘乾

也。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人臣強壯若天下有雷也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

天之道也。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人臣強壯若天下有雷也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

器與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不可以假人。議曰劉向稱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矣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策也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復田

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劉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皆陰勝而陽

行下失臣道之所致也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常縱淫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取下蔽上以成其私不

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有秩已上至諸史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秦國

者非王子孫也是觀之書稱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之去公室政逮於大夫亡之兆也信哉是言也 孔

子在衛聞齊田常將欲爲亂。專齊國有無君之心而憚鮑晏。鮑氏晏氏齊之世卿大夫因移其兵以伐魯。初田常相齊選國中女長七尺者三百人以爲後宮賓客舍人出入不禁

田常後有七十餘男。因此以盜齊國也。孔子會諸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不忍觀其受敵將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使子

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取功於魯實難若移兵於吳則可也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

以卑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夫吳城高以厚地廣

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

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矣

長 短 經 卷第七 一九七

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晏等帥師。若破國則益尊。而子之

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之位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而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然兵業已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子綏師。吾請救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其爲患之甚。且

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然吾實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吾先伐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侯之強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而畏強齊。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自爲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也。大夫何足儼然辱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吾伐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吳王爲人猛暴。羣臣弗堪。國家疲於數戰。士卒不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王報吳之時也。誠能發卒佐之。以激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此聖人之所謂屈節。以期逢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若膝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也。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乘其弊。滅吳必矣。越王許諾。乃使大夫種以三千人助吳。吳遂伐齊於郟陵。果以兵臨晉。過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遂滅吳。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也。若乃強晉以疲吳。使吳亡而越霸。賜之說

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秦始皇帝遊會稽。至沙丘疾甚。始皇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未授使者。始皇崩。

時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使監

兵上郡。蒙恬爲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丞相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羣臣莫知也。

趙高因畱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

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位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然也。吾聞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旣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也。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而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謏。強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

議曰。亂臣賊子自古有之。生而楚言可爲痛哭者。胡亥是也。

夫大行不細

謹。大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也。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旣然高之言。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俱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事將何以。斯曰。安得亡國之言耶。高曰。君自料才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宮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吏。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

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舊事。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習胡亥學法。仁慈篤厚。輕財重士。秦之諸子。皆莫及也。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者。固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道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君其勿復言。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懸命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風搖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侯何見之晚也。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殘賊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由人哉。安足與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則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松喬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爲寒心。善者因敗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涕太息曰。旣已不能死。安託命哉。乃聽高立胡亥。改賜璽書。殺扶蘇蒙恬。

初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欲西入

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意。今萬乘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驚之時。而談遊者之秋也。故斯將西說秦王。至秦。爲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說秦王陰遣謀士齎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厚給遺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遂吞天下。皆斯之謀也。秦二世末。陳涉起。斬兵至陳。張耳陳餘說涉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

趙知其豪傑。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與卒三千。從白馬渡河。今滑州白馬縣界也。至諸郡縣。說其豪傑曰。秦

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今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莫不響應。家自爲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傑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下趙十餘城。

議曰。班固云。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仁。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由稷高。歷十餘世。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稍蠶食六國。至于始皇。乃并天下。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諸侯力爭。以弱見權。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拊語燒書。內鉏雄俊。外攘胡越。用一威權。以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強敵橫發。乎不虞。譎戍強於五伯。閭閻逼於戎狄。響應藉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向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自速其斃也。由是觀之。夫豪傑之資。在虐政矣。韓信既平齊。爲齊王。項王

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齊王。使三分天下。信不聽。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常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信曰。先生相寡人如何。對曰。願請閒。信曰。左右遠。蒯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背畔則大貴也。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

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煙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

地。父子暴骸。骨肉流離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於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振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洛。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藏。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依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嚮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起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國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車者。載人之患。衣人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嚮利背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鬪。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奉項嬰頭。鼠竄歸於漢王。漢王借兵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歡。然而卒相擒者。何也。患生於多欲。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爲足

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諺曰：野獸盡而獵狗烹。敵國破而謀臣亡。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嚮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載震主之威，挾大賞之功，以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我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一儋一斛之餘也。闕卿相之位。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候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蟻之致螫；騏驥之躡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沈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王終不奪我齊，遂謝蒯生。蒯生曰：夫迫於苛細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爲巫。

議曰：昔齊崔杼弑莊公，晏子不死君難。曰：君人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

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孟子謂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讐。雖云君天也。天不可逃。然臣緣君恩以爲等差。自古然矣。韓信以漢王遇厚而不肯

其德誠

足憐耳。吳王濞以子故不朝。

孝文帝時。吳太子入朝。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投吳太子殺之。

及削地書至。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詵。

田烏反。膠

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歡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雄。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語有之曰。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

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

直革反。

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

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脩理。弃軀以除患害於天下。抑亦可乎。王矍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雖急。固有死耳。安得勿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錯。癸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夕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起也。故吳王內欲以晁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傍伴天下。所鄉音向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帥楚王。略函谷關。守滎

陽。敎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七國皆

反。兵敗伏誅。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西向。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淮南王安怨望

厲王死。

厲王長。淮南王安父也。長謀反。檻車遷蜀。至雍。死。上憐之。封其三子。以安爲淮南王也。

欲謀叛逆。未有因也。及削地之後。其爲謀益甚。與左吳等日夜

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召伍被與謀。被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亡國之言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子胥曰。臣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臣今亦見宮中生荆棘。霧露霑衣也。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弃禮義。尙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績紡。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殭屍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故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異物。及延年益壽之藥。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以令名振男女。振。童男也。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他踰五嶺。攻百越。尉他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

人當起東南閒。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唱。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爲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銅以爲錢。東煮海以爲鹽。上取江陵木爲船。國富人衆。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擒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楚之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時所居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眶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後復問伍被曰。漢庭治亂。被曰。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措。遵古之道。風俗綱紀。未有所缺。南越賓服。羌犖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楊。塞名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不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欲舉事。臣見其將有禍而無福也。王怒。被謝死罪。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衆。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許直反而兵